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三

武事門

兵制 附 禁衛兵 州郡兵 邊兵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兵政不可不修○有兵制有兵政今昔殊時損益異尚因革殊宜此兵制也故不必泥乎古禁令貴嚴調度貴簡資給貴廣此兵政也則不可不泥乎古古之兵制莫善於周也井田之中卒伍具焉耒耜之暇干戈屬焉鄉遂之制車徒寓焉時乎無事則執耒以耕一旦有警則荷戈以戰故曰兵制莫善於周然時殊事異則勢不容以強同世易人更則理不得以強合故世之兵制不必泥乎古古之兵政亦莫善於

周患起以牙璋統以司馬禁令若是其嚴密代徐以會追貊以尊而繇役若是其簡約居有積倉行有裹糧而資給若是其充足服人心以壯國威懾外侮以強兵力故曰兵政亦莫善於周然政之不存雖湯武不能以為治法之不立雖韓白不能以用衆故後世之兵政則不可戾乎古蓋得其政則制雖殊無害也失其政則制雖存無益耳

兵權軍政軍心○論兵制不若論兵權論軍政不若論軍心五材並用誰能去兵衛國衛民惟兵之力則兵制不可以不立也然有兵之制有兵之權師屯所聚百萬成群坐作進退悉聽命於將焉衆之所擁權亦歸之古者命將出於六卿事已則歸諸朝固無擁兵之患後世則異是矣故權實其分不

貴其專分則有統屬之意而無桀驁之憂專則有桀驁之憂而失統屬之意至其甚則陸梁而不顧故曰論兵制不若論兵權有國有軍勢既並立紀綱律令尤貴素張則軍政不可以不修也然有軍之政有軍之心平居無事列屯坐食一有警急則使之征行焉用命與否心實主之古者起軍出於井田有相友相助之義有患難相扶持之心固無不用命之慮後世則異是矣故心貴其一不貴其離一則捐軀徇國而冒萬死一生之難離則全軀背上而有委兵棄甲之虞至其甚則陵上而不恤故曰論軍政不若論軍心

內外重輕之說古者中國有常勢故制兵之意常重在內而不在外後世中國無常勢故制兵之意雖重在內而或在

外藩古者天下有道夷不亂華中國自治其中國夷狄自安於夷狄而内兵之居重也宜其有定制及乎後世中國不能無夷狄之患兵備於東而患或生於西將聚於此而患或起於彼因時制宜而内兵之不能以常重也宜乎無定規

續[illegible]章議漢兵制得古意○兵制之善自三代以還宜莫如漢以其制致之且民年二十則傅于籍而歲及立秋嚴兵法之肄公卿子弟執戟以備宿直而博士郎中皆課之射當是時民與士大夫未有不閑於軍旅者故或為卒更或爲踐更或爲過更而民皆已練之兵或取於大農或取於宗正或取於大僕而士大夫皆可命之將以是推之大抵漢之善在於兵不常聚而將無常自故材官騎士布滿郡國有事檄召否

則罷歸衛霍勳高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去夫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彼其綱維大體猶有先王遺意也

唐初兵制之善○隋既代周開十二衛唐有天下其法益備凡建府八百餘所而關中居其半於是有折衝果毅之目武衛翊衛之名糧精有蓄器械有備訓練有法番休有時二十而爲丁六十而免其籍兵之制如此多者千二百少者八百人其立府之制如此或時夷狄內侵盜賊興起命將飛檄而數十百萬之衆畢出於田畝之間及其疆宇既寧禍難已息使馳一詔而功臣猛將復歸於宿衛之內國無養兵之費將無擁兵之重蓋自三代以還兵制之善未有如此者也故杜牧以爲天下之大命豈不然哉

法祖嘉猷祖宗內外相制○藝祖立極制兵立武具有本末聖算淵然毫髮無憾三百年間絕無內外之警我太祖貽謀之善也收諸鎮之權而萃京師舉京師之兵而屬殿司內而宿衛外而禁廂百萬貔貅皆在掌握三衙之權若重矣然兵之尺籍雖在三衙兵之大權實在樞密故三帥有握兵之重無發兵之權彼此相制罔敢異志內安得而不固乎大郡有十數指揮中郡五七指揮小郡三五指揮平時除戎器備城隍修武備得以便宜從事郡守之權若重矣然軍儲給餉屬之運司統制軍馬貳之郡倅上有轉運以鑒其志下有倅貳以分其權上下相維罔有偏失外安得而不壯乎

祖宗內外之法○祖宗之法在內有三衙皇城司之兵在外

則州郡府禁軍駐泊就粮之軍太祖養兵也二十萬使諸道之兵足當京師京師之兵足制諸道此内外相維而無偏重之患也兵衍出於密院而不得統其衆兵衆統於三衙而不得專其制皇城一司於内庭宿衛無不預省而宿直諸兵禁衛則不得統攝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之事不相關殿前有馬步都指揮使而侍衛司不置都指揮使而一司自分為二此又内兵之自相維持者也州郡節察坊團刺史名於京師謂之遥授至於一郡則盡行軍制守倅名銜必帶軍州事錢穀之出入士卒之役使必委貳郡而守臣不得專此又外兵之自相維持者也

時文警段 古者兵將之法、古者寓兵以什伍之政寓將以

公卿之才是以治田獵從禽獸之人未嘗言兵也而為兵之方在焉執射御舞干戚帶玦珮環之人未嘗言將也而為將之方在焉其居而位之也以為大夫師長胥正以施法行教朝夕臨之而其出而帥之也以為司馬卒長軍師以治軍旅之政其為吏一也無事而教之也以為教治禁令飲食祭祀為之讀法以勸其德行糾其過惡及其有事也以為賞罰號令誅殺斬戮其為事一也是故兵有常將士有常法嗚呼此先王之時所以威制四夷守衛中國而干城其民由此道也不使民知有兵○古之制兵不使民知兵後之制兵惟恐民不知兵先王所以不使民知兵者非以兵為可去也兵凶器戰危事明民以凶器危事則適以成其乖爭陵犯之習是故

蠻夷猾夏之事此兵事也而委曲譯晦寄之五刑不以兵名焉伍兩師旅之事此兵法也而與吉凶賓嘉並稱五禮四時田獵實習戰也而神天下以蒐苗獮狩之名井田經畫皆軍政也當屬司馬而乃屬掌教司徒神其機藏其用使天下莫測其用而戰守之備隱於斯民日由不知之中此先王所以爲善制兵也

漢兵制亦近古○儒者論兵率稱唐制而遺漢焉雖歐陽之論亦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而蘇明允遂斷之言兵民之分自秦漢始噫誠然耶非耶愚聞先儒言漢兵民大略似唐而尤近古惟唐之知而不知有漢攷漢制之未審者也雖然非論者之罪也自孟堅作漢志志

刑法而不志兵取古者大刑用甲兵之義而以兵附刑無害也無述之不詳使一代之制無稽焉噫孟堅蓋過矣

綺語騈珠

制兵有相維之勢　無事則耕兵皆農也

掌兵無偏重之權　有警則戰農皆兵也

古之為兵也將以禁暴　諸藩罷兵悉歸京師禁令嚴也

後之為兵也懼其為暴　分遣屯戍更番迭上繇役均也

起徒役於家固無日費千金之慮　三都藏甲魯國日蹙

寓士卒於佃亦無饋糧千里之憂　王蘇擁兵晉鼎幾搖

周輕內勢遂予問鼎　武備不可弛弛則無以懾奸雄之心

漢重東南七國激變　軍律不可廢廢則無以張國家之威

當今獻策 內外之兵貴精○朝廷竭東南太半之賦以贍中外百萬之師亦欲得其一旦之死力也今也簡汰不嚴教閱不習有老弱者有投巧者有供官吏厮役者有爲將帥營運者精銳不能什一罷冗至不勝算一有調發往往涕泣不以勝敵自期先以敗衂自處氣餒若是何以任戰比年兩淮荆襄之境時奏凱捷冐萬死蹈重圍皆民兵實爲之而官軍無預焉至於臨淮之役禁旅爲多前鋒未接後騎已遁自相蹂躪可爲於邑兵之不精其弊至此

軍政不立之弊○比年以來軍政不立紀律不明恩不足使之懷威不足使之畏減尅其俸給雖甚勞而不恤若役其筋力雖甚勞而不憫至於訓習武藝則漫不加意甚而還附虛

籍者冒戰功而反獲上賞効死行陣者徇私意而不與奏聞怨氣滿腹憤意塡胷緩急之際胡可倚仗

今之兵有四弊○今之兵其弊非止一端有罷兵有浮兵有驕兵有虛兵精銳鎖鑠執兵而踞矣志氣凋喪棄甲而走矣此罷兵也坐坊賣餅負販爲業矣技巧雜優嬉戲爲適矣此浮兵也節制難施常虞其反吠凴陵成習不憚於操戈此驕兵也士馬物故名數猶挂於伍符招旗塡刺口券尚費於廩給此虛兵也

主意收結兵制當法國初○雖然立國以兵制兵以權內外相維本末相制庶能籍兵以立國矣藝祖受命懲唐季五代之弊聚重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曰無備損節度之權而藩鎮

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藩鎮之兵兵强秦郡縣之兵弱兵强故尾大不掉兵弱故天下孤睽周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故論兵之制善惟願守藝祖之法不恃治以去兵○嗚呼兵非聖人之所恃也而亦非聖人之所去也聖人以道治天下無精粗無巨細在治道中皆所不可缺故兵雖凶器亦素具也嗟夫兵不爲黷武設也若之何其以武而吹齏也國家太平之後雖使弓弊於櫜矢弊於箙干戈消於虎皮之中顧且何害而周之君臣則曰不然國之設此非果恃此也而亦非敢曰吾果無恃乎此也道德仁義禮樂教化所以漸磨民心爲子孫萬世之計若固自有在抑勿使其有所缺敗以啓民之亂心耳卒伍之法蒐閱之時擊

刺之器侵伐之典修明於國家閒暇之日是謂有政夫有政而國可亂者蔑矣故禮官之次政官繼之今日修政於閒暇盍亦加之意歟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左傳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將降莫不悅喜荀兵爲王者大事存亡係焉持大兵如擎盤水一致差跌求止可得哉唐魏元忠疏

歷代事實 自黄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帝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前漢刑法志凡制軍萬二

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禮夏官齊威公任用管仲廼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至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爲戰國齊愍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前志刑法 文帝即位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本紀唐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唐府兵之

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唐兵志） 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陸贄傳） 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閒歲則蓺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劉蕡傳） 自高宗武后時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號曰彍騎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六軍宿衛皆市人

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其後肅宗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　夫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元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永泰元年吐蕃入寇魚朝恩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寖盛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　唐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訖兵

皇朝典章 太祖收節鎮兵權置諸司軍額殿前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七步兵之額二十六侍衛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五步兵之額八十三御前忠佐軍頭司領步騎之額四皇城司領

步騎之額二左右騏驥院領步兵之額二（長編）神宗元豐八年三月凡禁軍之最親近者執役殿陛宿衛宮省扈從乘輿號諸班直隸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騏驥院餘軍皆以守京師備征戍其出戍邊或諸州更戍者謂之屯駐非戍諸州而隸於總管司者謂之駐泊非屯駐駐泊而以米賤留便廩給謂之就糧諸司發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本城廂兵教閱者爲教閱廂兵蕃夷內附糾合其人而用之曰蕃兵什伍其民而教之武事曰民兵緣治平三年詔河北戰兵三十萬一千餘人陝西戰兵四十五萬九百餘人并義勇令本路都總管常加訓練熙寧初祖宗兵籍開寶總三十七萬而禁軍十九萬至道總六十六萬而禁軍三十五萬天禧總九十一萬而

禁軍四十三萬其數皆有奇自慶曆以來乃總一百二十五萬而禁軍八十二萬視祖宗時益以浸多嘉祐七年宰臣韓琦言祖宗之兵有征伐則募事已則省今西北二邊屯兵待敵竭天下之力不能給宜先慮而速救之開寶至道天禧之兵祖宗所以定亂守成者也惟慶曆兵乃自西師增置於是詔中書樞密院掇其制裁爲定額　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吳芾言今天下之兵內外何啻三十萬大農養兵之費幾十之九若更加募何以贍之今欲兵之足莫如核實缺耳

先正建論范祖禹上哲宗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將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二十年無兵變也　自唐

衰季以及五代樞密之權偏重動為國患由手握禁旅又得興廢也　神宗熙寧二年蘇轍言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二十萬自咸平景德以來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沿邊所屯至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為額近世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

【文集菁華】蘇子由云天下之變常伏於有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禦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

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開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未有如唐制之得也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至犯京師而莫之能禦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兵而無一人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論錢文子云漢之兵制與三代異唐之兵制與三代略同夫周之世鄉遂二百里之內而天子十二軍備焉蓋常有十五萬衆隱於民伍之間天下有變鄉遂不足乃取之都鄙都鄙不足

乃取之邦國是兵在內也啓征有亳但召六卿誓之是未嘗輕用侯國之人也今漢京師置兵絕寡一旦有急則以虎符召發外郡是其制不與三代同也惟唐置府六百所而在關內者殆半關內府幾三百而在京兆者又居其半此惟得居重馭輕之勢又以無事而耕有事而戰是與三代略同也然唐之初制雖同三代而與漢異一再傳後府兵內弱邊兵外作伐叛討逆多倚鎮兵此與漢之調發郡國何以異哉而其京師乃始招募勇士以衛左右謂之禁軍與南北軍又無以異是知唐兵一變乃與漢略同然漢用郡國兵而無方鎮之變制南北軍而無監軍之禍而唐所謂方鎮之變大者舉兵內向小者握兵顓制作梗作興殆無寧日而所謂監軍之禍

又有不可言者定策國老門生天子比何等語耶然則唐之兵初與三代略同與漢絕異其變也與漢略同而其胄嬰禍亂又與漢異嗚呼其始制同乎三代而不肯下同乎漢其變也同乎漢而又不得同其治而其亡皆以外兵致則漢與唐之所同也蓋何進召董卓董卓至而漢亡崔垂休召朱全忠全忠至而唐亡異世同馳如出一轍其豢內難皆以閹寺其進亡皆以外兵故方鎮之禍萌於漢末熾於唐中季而熄於皇朝其制度不與三代同而與治同道有志於斯者可攷焉

陳季雅云漢初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所謂北軍即郡國材官騎士番上於衛尉而屯衛天子未央宮門者大抵北軍則居長安宮闕之下而南軍則居京師城門之中繼而兵

漸增置而南北之名遂不可見而可見者衛尉有公車之屬號曰北軍其名尚存耳自文帝以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其後張安世以車騎將軍特改爲衛將軍而以城門及北軍兵屬焉豈非城門兵爲南軍之明驗乎武宣而下兩宮入校尉期門羽林所置不一武居王關或居京輔是以南軍之制不可槩舉唐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極是蓋漢初兵制本欲内外相維關中居天下三分之一卒然變起一隅而勢無以相抗亦難立國是故周勃得據北軍而誅諸呂巫蠱之變戾太子在長安城内發長樂宮衛武庫精兵以反卻是北軍屈氂在外受詔發三輔近縣兵及引長水宣曲胡騎以入長安與戰卻是南軍丞相附兵寖多而太子敗走則知高祖創

業之規模遠矣北軍足以制南軍則周勃以之定宗社三輔之卒足以重宮衛故屈犛以之定內難　陳季雅云光武併省兵制大抵於京師宮闕之兵蓋五校虎賁羽林北宮衛士之屬皆北軍也而南軍則不置盖中尉不隸京輔之兵卒而城門亦不留置兵但於正南曰平城門不置候而置司馬一人曰主兵耳蓋北軍衆而南軍絕不置是時北軍多爲宦者所親竇武以大將軍誅宦官發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其時宦者矯制以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帥五營士討武而自將虎賁羽林光祿勳兵廄騶太僕及都候劍戟士騎衛兵與武對陣大呼武軍曰汝皆禁軍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於是武軍盡皆歸王甫而武遂敗蓋無南軍以爲相制之法而北軍

多親宦者故也後何進只得召外兵可見東漢無南軍也南北二軍猶曰以相表裏又曰以相制然南軍有郎衛有兵衛掌出入宮禁爲天子宿衛彼北軍止於護城耳豈得而侔之哉

林賢良云古者兵無常聚故將無常守一方有警則朝廷遣將將其方之兵以從事及事既畢兵散於野即緣畝之甿也將歸于朝即守職之吏也自春秋以來將帥已各有其軍矣雖爽吾子犯之徒不能撓其制故各分三軍則公卿各將其軍矣西漢之制凡兵皆屬於天子而命將屬於臨時茲其所謂尤近古歟　錢文子云唐軍出於内謂之將鎭於外謂之使而唐所以處内之制何其曲而詳而處外之制何其疎且泛也人以爲府衛之法壞而後有方鎭之兵不知府衛

之法成而方鎮之形已具府衛壞於內而方鎮遂成於外內兵不足以捍外患而至於外倚鎮兵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既分天下爲十道而於軍鎮城戍之兵分十二道而置使處之總之以都督者此其爲方鎮已成之兆特待時而張爾且河北隴右此皆極邊之地天下之府六百餘所而在河北者不過三十在隴右者不過二十九而又皆隸於衛將軍矣此何足以係發興大致至其總軍而置使河北一道則析而爲二曰平盧曰范陽隴右一道則析而爲四曰隴右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而其曰軍曰守捉曰城曰鎮焉者大者二十餘小者亦不下十餘以天下之極邊爲天下之重鎮而撫以都督其品略與十六衛將軍同百官志注衍二字初置乃在六尚書

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爲一流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天寶之際以沿邊置十節度經略使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疋而安祿山遂以范陽反當時府兵之法已再壞矣其初壞也張說募兵補之謂之彍騎又其壞也折衝諸府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停上下魚書但有兵額存耳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不復受甲更此之壞無餘於是外鎮盛強其反者以鎮兵而討平之者亦以鎮兵以外兵定外寇豈一旦而能集者哉杜牧公謂府兵内劃邊兵外作言二者適相值耳要知府衛之法方備而方鎮之形已萌凡天下之物極於成者必壞而萌於成者必極而已猶言人之生稚而壯壯而衰衰而老老而亡者此其常也府兵方壯而鎮兵猶稚府兵已

亡而鎮兵方壯其成其壞自不相俟而相為消長皆亦勢之必至也今為唐兵三變之論者謂府兵變而為彍騎則可謂彍騎變而為藩鎮特未之攷耳雖然唐之置兵徒以外柄受人末大本小乃區區自為捍衛之計方其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既非天子之有號令征伐又非天子之有甚至無尺土以自庇史臣因得以寘其勿戢自焚之戒可不哀哉

禁衛兵　(附)　以禁衛宿兵立說

【緣頭】為京邑暫安之圖易為京邑常安之計雖枝葉將瘁而誰根本此暫安也藩籬已固而壯堂奧此常安也京邑果何地乎所以控扼邊方者在是所以鎮御戎狄者在是是為四方之根本是為中國之堂奧其可不使之愈久愈安而但危

中求安乎故天下之勢莫於安既能爲京邑常安之計則天下之勢鄰於危不必爲京邑暫安之圖此誠謀國者所當究心也夫中國之藩籬已固其安也屹然於斯時而爲京邑常安之計增唐府於關輔而振國威靈蓄頗牧於禁中而爲國羽翼此人情之所難而其勢安苟四方之枝葉將瘁其危也凛然於斯時而始爲京邑暫安之圖上陸贄之章而備衛宮苑返李晟之旆而全復禁軍此人情之所易而其勢危難而安可也易而危可乎

【策略】京邑之兵衛何如哉有殿司之兵有步司之兵而人有禁衛諸班直閤門皇城司等之兵兵衛不可單弱也　祖宗全盛時猶且選才力過人者備宿衛擇河陜禁軍以備闕額況

今果何時耶而二司之兵不滿十萬諸司之兵僅及五千使
人人勇銳邑邑精明緩急之際猶可倚仗若乃老弱未汰虛
巳糜廩驕脆難制動欲脫身及今少安盡亦思爲根本計乎
切謂今日之京邑當乘天下之安而久其安不當臨天下之
危而求其安今天下果安耶抑危也將以爲安則蜀首巳隕
上流之風寒迫身裹腰巳斷長江之天塹慄菌枝葉半瘁根
本將不護乎將以爲危則邊塵淸肅而羽檄稍緩於烽飛江
沱奠安而狼烟少稽於晝警藩籬固守堂奧將不壯乎處天
下不安不危之時正當爲四方護根本爲中國壯堂奧陝區
上腴王氣所會天命固在京邑也然非人則不支銀山雪屋
風潮効靈地險固在京邑也然非人則不守金城萬雉壯觀

上都城非不堅也城可獨恃乎群公列辟羽儀天朝官非不衆也官可自爲乎以是而論則圖京邑之常安者誠不可無兵誠不可無將誠不可不蓄將而增兵也

事類 黄帝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 史本紀 周宮正以時比宮中官府次舍之衆寡國有故則令宿宮伯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周禮天官 虎賁氏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 漢南軍在京城門內衛尉主之北軍在宮城門外國有大變北軍亦繞宮屯衛 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 後漢志 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虎賁贅衣閹尹閽寺陛戟百重各有攸司 注 皆衛宮禁門戶周廬設卒周衛以直宿

也徼道循禁道也（西都賦）唐制左右千牛衛掌衛及供衛兵仗親衛一府勳衛二府翊衛二府凡五府三衛（儀衛）本朝自五代禁旅無復舊制宋太祖始制侍衛馬步軍周世宗置殿前班募天下猛士簡其技擊精絕者為殿前諸班直太祖受禪悉因其制詔殿前侍衛二司簡驍勇者升為上軍孱弱者退為剩員又令諸路選所部兵送闕補其缺上每御講武殿親臨試之由是禁旅精銳（事略）開寶五年上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兵凡才力技藝有過人者皆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粮賦居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會要）乾德三年上御講武殿閱諸道兵得萬餘人以馬軍為驍雄步軍為雄武並隸侍衛司（長編）太宗每朝罷即於便殿或後苑親閱禁卒

取伉健者隸親軍罷軟老弱悉分配外州自是番衛之士益以精強　殿前司馬軍司步軍司謂之三衙禁軍之親近者執役殿陛宿衛宮省扈從乘輿號諸班直隸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騏驥院餘軍皆以守京師備征戍缺高宗紹興元年臣僚論奏增禁衛上謂輔臣曰此論與朕意不同彼但見承平儀衛之盛今殿陛侍衛人亦不少一衛士請給可贍三四矣朕命楊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卿等可措畫增修鞍馬器械乃為先務整張方平奏仁宗言國初循周制置諸班直備爪牙士屬殿前司又置親從官屬皇城司其宿衛之法殿外則相間設廬更為防制殿內則專用親從最為親兵也然募置之法則異於古皆惰游無狀帶莫容其身者

乃求應募前此變故卒生意外誠恐當有以懲創之 寶慶

奏劄祖宗之時留意軍政殿前侍衛馬步三衙合十餘萬人強幹弱枝厥慮甚遠崇觀以後利其額闕浸虧舊章政宣之間才三萬人而已高宗渡江所存無幾於是稍聚外軍以備三衙至紹興丁巳始復祖宗之舊乾道初詔定其額合十二萬四千人既而移騎軍三萬屯於建康議者不以為是然殿步二司猶九萬四千人足為京邑之壯迨孝宗之時有闕則補未始憚其勞費也夫省兵以省費於國計甚便矣然殿步二司上嚴宸極事體至重非他司比也今軍籍視阜陵時浸損恐非強本之道鄭節卿云周人宿衛之制其別有五而其所以為宿衛之政令者其日則有四蓋居則有宮中之徒役

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爲環列腹心之衛若宮正宮伯之所掌是也行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虎賁氏之所掌是也奉輿馬督趨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大僕以掌之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是也執其兵器服其兵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有司隷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翟之隷是也　鄭節卿云漢之環衛有以諸侯及公卿大夫子弟之爲郎者郎中令掌之有以郡國之材官騎士更給於中都者衛尉掌之均之爲衛也而有二等焉屬於郎中令者爲郎衛初無定員更直執戟宿衛門戶出則充車騎光祿勳歲以四行察其茂廉而升擢之亦猶周官之宮伯所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也屬

於衛尉者爲兵衛亦無常卒郡國調發爲衛士周廬設儆警夜入晝歲盡則更觀以角抵而罷之亦猶周官宮正所掌王宮之糾禁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者也二者皆宮城内之宿衛武帝以來廼選六郡良家子爲期門羽林郎又以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爲羽林孤兒平帝又置虎賁諸郎將父死子代護留之光禄勲故向時所謂郎衛者兼以兵衛而衛尉所掌持宮門衛士巡儆之士與南衛兵一等耳攷之於史東方朔楊惲皆以執戟爲郎而李廣趙充國馮奉世皆以良家子爲羽林期門其才美忠義特著於時而扈從左右之際不爲無補於君也豈今所謂衛士者比哉　鄭節卿云昔先王之時自綴衣之賤虎賁之冗侍御僕從之衆咸以正人居之區區

漢猶能置三省郎執戟陛下而以多聞博學之士參居之以至詔郡國賢良方正者充其選入則典乘輿出則備顧問一有滑稽不法者皆得以言之故武帝說宴於宣室則東方朔辟戟而力爭成帝不嚴於禋祀楊雄奏賦以諷焉逮唐制雖失視漢為甚遠然猶能立五府之衛而以官之子弟居之國家其人尤甚宮殿諸門悉以宦者領之環列者又皆武人力士雖勇鷙過賁育一有怒心何所不至為乎觸瑟之事所宜鑒也

州郡兵 附 以州郡宿兵立說

策頭 有兵制有兵權隨方建置因事分合此統兵之制也然統兵雖有其制而制有不必拘者則以郡守兼之教閱有時

殺最有課此練兵之權也然練兵雖有其權而權有所當臨
者則以郡守總之考論漢人都尉都試之法無出於此矣夫
總兵之職隸於都尉練兵之職課於都試若於郡守乎何預
今乃舉而屬之郡守何耶蓋郡守乃都尉之長都尉乃郡守
之貳郡有内外事有緩急故都尉之職或有不當置者則郡
守得以兼之況漢之置將本無常員有事則置事已則罷公
卿可將大夫可將則以郡守而兼都尉其制不必拘也都尉
乃掌兵之官郡守乃掌民之職職有大小權有輕重故都試
之法其有所當總者郡守得以專之況漢初京師之兵未嘗
遠出設有緩急郡國取焉或發雲中或發蜀郡則以郡守而
統都試之法其權所當總也

策段先王之制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即召諸侯兵耳或遣王師出征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已而調兵諸侯又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鬼蓋裒荊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魯追貊以韓平淮夷以江漢略見於經可攷也平王出戍遠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由洛戍申許無乃未甚遠而周人已不能堪況夫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齊威東討陳濤惟及江黃北伐山戎亦因燕衆蓋猶有節制者自晉文城濮之戰以秦師從諸侯之後蓋惟黨是與無復先王之舊矣

今夫州郡之謂禁兵者非廂兵弓兵鋪兵比也給之優而用之靳也而技巧工匠者若人也蓋借占留者若人也又或執

法物備呵導以爲衛也若是而謂之禁兵其下習於驕且惰乎求其所以教之則有兒戲而無法制有賞賚而無黜責當教之日長吏晨起而閱兵堂然而陣塡然而鼓荷戈被甲者有數也至其所則升其堂供張既具幕官兵佐環而居也兵卒旁午紛而列也器械之相角不能無精而不能皆精弓弩之發不能無中而不能皆中膂力無爭戰之苦而賞賚已有以得之例日未及昃而官吏歸兵卒休矣獲賞者如戰勝解甲者如釋負償固所貪而被甲喘汗皆所不樂也如是而責其精欲其強乎

事料 漢高祖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漢刑法志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以秋後講

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官漢儀

漢初則以羽檄召兵於郡國至于孝文則以銅虎符羽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以徵召其有急則以鳥羽插之以示疾速高祖十年注 高祖十一年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軍灞上 武帝元鼎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內卒征西羌 昭帝元鳳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 宣帝本始二年大發興調關東輕車銳卒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並本紀 光武以幽冀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建武六年初罷郡國都尉幷職太守無都試之役林 唐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析關中為十二道凡天下

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唐書兵志國朝以備戰衛為禁衛軍以給徒役為廂軍各隸其州之本城內總于侍衛司而尚書兵部掌其政令因事立名者各隸於其部又以廂軍教閱者號廂禁軍後皆以為下禁軍其給使於諸司者亦各以其事役寓焉王銍兵制涿州置軍招營兵大郡有十數指揮中郡有五七指揮下郡不下三五指揮每指揮率以四五百人為額其軍儲餉給悉在運司其統制兵馬乃隸守倅一方有盜寇不虛州郡有兵有財足以聚人率衆捍禦王室平時除戎器備城隍蘇轍武事皆有其資此乃祖宗待州郡之意葉氏兵制逐縣置尉專捕盜賊濟以縣巡檢之兵不足則

會數州巡檢使二兵又不足則資之守臣兼提舉兵甲賊盜公事與一路帥臣兼兵馬鈐轄者故兵威強盛鼠偷草竊尋即除蕩並內外相維上下相制若臂運指如身應首靡不相資也上同孝宗淳熙二年上曰諸路揀中禁軍上軍弓手須常令教閱責在守臣如有違戾當坐其罪此既劉翬奏南人素號剽悍春秋吳楚之覇六朝晉宋之捷不聞資兵於他境取才於異代也今猶古也豈獨不可用哉特用之不得其術耳目今諸將之兵雖足戰守然國家養兵額衆費大不應艱難之際使之坐食比年以來訓練不精士氣怠惰臣欲望將諸路禁兵自遠及近更替出役別立統帥不隸他營分屯險隘不當虜衝速營締壘張大形勢使之耳聞目見漸熟征戰秋出

春歸不戀鄉土歲月積久習以爲常緩急調遣人情不震可以集事　蘇老泉云有禁軍有廂軍有土軍飽食於營狂遊於市老與壯相半也勇與怯相半也名隸尺籍身處廛肆者十之三也公府之爲從隸厮役者十之五也卒之堂然而陣塡然而鼓奔則蹶冒則喘迎刃而殪逢敵而走皆兵也　蘇子由云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多其廩愈厚其才愈薄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才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兵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　呂東萊云州縣之兵重於招塡利於虛劵而額

缺不復問廂禁軍盡人家子弟執業市廛名隸軍伍並以供厮役居官者利於目前之用而不復問老弱者厚賂管軍增減年甲有司憚於生事而不復問春秋教閱僅同兒戲晨入教場頃刻而退或夤緣而苟免或嬉笑以旁觀而技藝之能否不復問一軍之刺費計幾千或以應副人情或因垂滿納賂有孩兒軍工匠營之目獨不思兵備而不閱謂之費既閱而賞罰不明謂之戲乎　李太伯云平沙淺草千里在目土不成丘水不成谷馬肥人輕來往電駭雙帶兩鞬左右騎射此非南軍之所長也山林險阨草木蓊鬱江流吞天巨浪時起行人疑惑飛鳥不渡徒步相摶短兵相擊此非北軍之所長也　胡致堂云項籍八千子弟橫行天下乃吳中人也李

陝兵卒力扼虎射命中當單千數十萬以荊楚人也宋高祖西取秦東取燕所向無敵皆江南人也　陳同父云項籍以會稽兵八千而角鉅鹿之戰今荊楚之兵是也番君吳芮以百粵之兵佐諸侯今江湖之兵是也粵王無諸以閩中兵共滅楚今福建之兵是也東甌王搖與無諸同率兵以佐漢今永嘉之兵是也此則東南之兵自古而精也然則今果不如西北也哉

邊兵 附　以邊地宿衛立說

策頭 國家不能無邊備故國家不能無邊兵夫中國之與夷狄如陰陽晝夜之不能相無也備其一方而禍作於他方者容可慮防其一道而難生於他道者尚可憂窒塞亂萌在在

有備謹固封守處處申嚴是之謂不可無邊備然國家之嚴兵備如金城湯池之不可失也王公設險而志在於守國重門擊柝而慮詳於禁暴貔貅扼道莫敢誰何虎視耽耽望風退避是之謂不可無邊兵以邊防而險設又以邊兵而守險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而人險又所以維持天地之險則疆埸永久無虞也宜矣哉

策段 漢懲秦謫民遠方征戍之弊其備禦四夷之計凡一方有警卽調近地兵以討之是以有鴈門雲中諸郡兵以專備匈奴有巴蜀等郡兵以專備西南夷有會稽豫章等郡兵以專備兩粤南越有渤海遼東等郡燕齊等國兵以專備朝鮮邊境無事則歲戍於中都與中都之民同制而遠近優異則

有別矣如虜入雲中則發上郡兵東甌告急則發會稽兵西南夷反則發犍為蜀郡之兵是時一方受敵止一方興發賈誼所謂一面病一方痛是也夫塞下之民非他軍比也耳熟鉦鼓目稔金革男子操刀女子彎弧三尺之童以介胄為樂非其俗異人也習俗使然也秦人銷郡縣之兵器漢高得以掉臂而入關唐人弛郡縣之武勇祿山得以折箠而破河北是皆郡縣之無備不足以鎮壓盜賊之憑陵震懾姦雄之窺伺也雖然此特論其守備耳若夫睢陽得一張公足以為江淮保障河北得一顏真卿足以為河朔金城又在得人而守之也善論兵者盍攷於斯

禹五百里綏服三百里奮武衛而漢有卒更踐更過更

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雖丞相子弟亦在戍邊之調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昭帝紀注）文帝十四年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後四年漢使三將軍屯北地句注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匈奴傳）宣帝地節三年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本紀）光武建武十二年遣杜茂將衆郡施刑屯北邊築亭堠修烽燧（本紀）唐文宗時李德裕徙劍南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民無聊生德裕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總十一軍由是二邊浸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餘人（史本傳）本朝眞宗景德二年中丞言邊兵應募爲弓箭手者皆習障塞蹊隧解羌胡

語能幾若有警可參互正兵為前鋒而官未嘗與器械資糧難責其死力請給以境內閑田永蠲其租俟秋耕欲出兵護作之詔人給田二頃蘇仁宗慶曆五年韓琦言西路所駐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邊三分令東還二分從近便州軍又逐路所抽就糧土兵請委逐路帥臣相度歲分兩番留一番在邊一番放歸本處惟減節邊上糧草兼使無久戍之勞閏神宗熙寧元年詔京東武衛四十二指揮並分隸河北都總管司教閱此軍本備河北戍卒近歲分屯諸路朝廷將減洮邊土兵以省三司餽餉故有是詔續

其擬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四

武事門

民兵

名流羣業

立意發端義勝則民皆兵○得人心易作義氣難義氣之不作而欲人心之樂為我用者未之有也夫天生五材誰能去兵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兵之用誠急矣然兵以氣為主有是氣則為鷹為犬為在山虎豹為當道豺狼無是氣則為狐為鼠為立仗馬為轅下駒爾氣之一作固有願操一戈願發一矢者固有雄壯萬夫誓效一死者亦有捐棄妻子身蹈白刃者其敢如秦越之肥瘠乎其敢如枘鑿之方圓乎又其敢如

行路之人相遇而不相顧乎氣乎氣乎激之則奮沮之則消而所以作而起之使天下國爾忘家公爾忘私者亦在乎上之人加之意況田中之卒出死漸生苟非義氣何以使之哉

古今兵民分合（自周公畫井田而兵民之制始立自管仲作內政而兵民之制始詳後之言兵民者無出於此矣蓋古者兵民不分而寓其兵於農無事則執耒以耕有急則操戈以戰公家無供給之費私居無盜賊之警以捍鄉井以衛國家其為策莫善於此者自秦人開阡陌以來而兵民之制始分既籍而為兵矣則室廬居於營伍之中姓名書於官府之籍而耕稼織紝未嘗過而問焉而為之民者迫於仰事俯育之勞奪於耕田鑿井之事責之以征伐敎之以守禦則初不

知也兵自爲兵民自爲民蓋不能無偏勝之患則以農而養兵者其勢不得不然耳

稽古偉論府兵兵農之分○前輩論府兵常以爲兵農之合及細考之則府兵之立正兵農之分耳此其爲謬皆自夫爲先王寓兵於農之說始也且先王何嘗寓兵於農哉先王所謂治民之道分田而使之耕築室而使之居既有以居之處之衣之食之則不可無以衛之也是故教之爲兵夫亦使之自衛而已而非以求勝也故天下之民皆可以爲兵先王以仁民爲心者也則凡所以爲是兵者無非所以爲民計耳夫使之自衛而無預焉則亦奚至於虐用而不恤哉蓋自蘇綽置稍欲休息其民遂令募一項人爲兵蠲除科徭不使他役

國家既可以長享爲兵之利而民得家出一人之外亦且可
以自安後來法度漸修立至太宗府衛既成農遂不復爲兵
兵亦不務爲農兵農之分所以終不合人但見寓兵於農便
以爲得先王之意蓋不細攷耳

民兵在古可用○鄉兵之制古有行之者其利亦甚博也李
抱眞當唐德宗之時爲澤潞留後抱眞策山東有變而澤潞
兵所走集也承戰伐之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刓於是籍三丁
而擇一蠲其徭租給以弓矢俾閑月而習射焉暴所部之民
得戎卒二萬既不廩于官而士卒精銳天下稱昭義步兵爲
諸軍冠此其教習鄉兵卒獲其用者也李德裕當文宗時爲
劍南節度劍南逼近南詔歲爲邊患而蜀兵困弊常不能支

德裕既至就選巴蜀之民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兵馬緩則治農急則荷戈號爲雄邊子弟當時南詔吐蕃皆不敢犯塞而邊患爲之少息此亦教習鄉兵卒獲其用者也是二人者皆能不費粮廩寓兵於農而卒獲強兵之用此則鄉兵之法其利顯然易見者也

法祖嘉猷 義勇保甲之制○國初京師之兵強州縣之兵弱一有警急悉調京師不足則以民兵足之振武保捷宣毅義勇皆兵出於民而籍之州縣者也是故禁旅不若土人陳瓘言之東兵不及土兵田況言之彼其習於風土長於戰鬭故能勁有成功慶曆初詔刺四路弓手張公方平曰不可韓公曰可卒刺之治平初詔刺陝西義勇溫公曰不可韓公曰可

卒刺之夫以祖宗之至仁大臣之至忠而籍民爲兵猶莫之免良以費省而足用也循至熙寧因趙子幾之言行保甲之法夫保甲亦民兵也而爲法既密爲教益酷鞭笞之苦誅求之害不得免焉民不堪命則有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官以紓其怨而已安得人人如黃廉之在河東也哉噫是無以議爲也有如弓箭手之刺率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至爲寇何韓公之慮不及張公耶義勇之刺其後運粮戍邊率以爲常何韓公之慮又不及司馬公耶

藝祖養兵之制　藝祖皇帝嘗對群臣曰吾家之事惟養兵可爲百代之利凶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變生則叛兵而無叛民其慮此也熟矣然當太　祖爲此論時舉內

外之兵不過十五萬耳合天下全盛之勢養內外十五萬之兵未為難也故惟見其利未覩其害況又養其可以代民而用之者耳非養其徒以耗民而實不可用者也而今之勢不可以前日論也以東南半天下之人而養十數倍全盛之兵此其利害所在亦較然甚明矣正使藝祖當時逆計今日之患猶不以為子孫計而處乎此矣必不肯聽其勢之自爾也韓琦亦嘗歎杜甫石壕吏一詩以謂調兵於民使父兄子弟有生離死別之苦其勢乃至此固不若後世良民雖有供億養兵之困而骨肉有終身保聚之樂其強悍無賴者蓋以為兵又練習戰陳而豪勇可使較之驅市井之人起田家之子相去遠矣

時文叢[illegible]

歷代民兵之用○夫寓兵於農耕稼而為兵也寓農於兵耕屯而為農也若稽三代軍職起於井疆下逮春秋軍令寄於內政起田中者為吏卒虜不大入則皆耒耨而食者耳業農桑者為衛士年匪及格則皆父子而處者耳雖技擊銳士之名有專事戰陣之卒而年高力疲復歸民伍猶非終身營壘之間也然則以耕稼為常而暫於為兵其西漢以上之事乎至如耕聚中者非聚中之民耕振武者非振武之卒立府衛兵一夫百畝櫜弓力穡矣而非隸諸衛者田不井授也分兵屯田將校有差促耕數耘矣而非傳於籍者地不家給也雖咸陽有頓足之夫石壕有遠戍之旅而頭白從戎生死長別悲皆沒齒介冑之役焉然則以耕屯為務而兼於

爲農其晉魏以下之事乎

民兵得失之異○我國家以仁立國以義制事初未嘗恃兵爲重攘夷卻敵禁暴止奸亦未嘗以兵爲輕三衛有軍江上有屯防外侮也民兵效用籍爲義勇資内助也軍有缺員隨即招補有常額也無事則已一有事焉則走韓盧而搏蹇兎縱豺狼而驅群羊亦自夫一念忠義之氣激之耳中興以來是氣又百倍矣張韓劉岳各家一軍而弄犂胡於掌股卻群盜於談笑無非新集之徒逋逃之衆爲之用命厥今醜虜陸梁尚稽天討鑾之膚革瘡痒雖無足過計然豈不勞爬搔砭石之力乃者樞庭行下諸郡招募軍士收刺少壯以爲邊封之防而比閭之内田野之間略無一人之應命者其故何耶

意者民生斯時上而棟下而宇未涉江淮之險一言兵事則
氣而餒耕而食鑿而飲未聞金鼓之警一言兵事則氣已懾
風雨襲裘雨則禦蓋未嘗有血戰汗馬之勞一言兵事則氣
已倒盡無餘矣雖以嚴刑峻罰强迫之豐衣足食啗誘之彼
將鳥駭鼠竄獸奔麋伏其避㨿也甚於避寇樞庭之劄翰徒
下州縣之尺籍徒挂而避境之烟塵又自若也吁奚益哉
民兵不可驅迫〇邊戍未可遽撤惟團結民兵或可爲撤戍
之漸然團結之法尤不可有一毫驅迫之意也蓋籍民爲兵
本以衛鄉井耳或驅之征行或强以役隸則非團結之本意
矣如開往年禦寇爲將者略無愛惜之心既驅之先登復委
以當敵戰敗則官軍莫之救戰勝則官軍冒其賞向也非秋

戍教閱未嘗入州今乃用之屯戍幾同禁旅向也非警急未嘗執兵今乃非時點集奪其農務貪吏黠胥既加侵削涅兵悍卒復肆欺凌此其患非但不安南畝而已彼其生長邊方又知險要若使之自守其地平居統以郡將而不令役於官有急俾爲聲援而不使出於他境庶幾人人效力保障之效成則屯戍可漸撤而邊圉無虛弱之形矣

絹語聯珠

傍塞而居　目烽燧而弗駭　生長於風煙沙磧之鄉
耕屯而食　耳金鼓而弗驚　慣習於鞍馬弓矢之地
見敵而赴甚於同舟而遇風　居閑則耕
聞難即救不曰鄉鄰而閉戶　有事則戰

惟兵興而役動則有仰於國家
及兵休而事已則各歸於田里
棄之則為郡縣之蠹乎民之擾
用之則有摧堅之利陷陣之功

當今獻策招集民兵之計○今日之禦邊其果能糾集民兵
壯以長城之勢否乎聞之廷紳所陳有欲號召土豪填補官
資令各就附近寄治者有欲糾義勇之士以固淮民使人自
為戰官爵籍為掎角者是民兵之用今日亦嘗講明之矣然
道聽塗說或者不無隱憂焉如蜀之義兵總管以少擊眾而
不聞有策應之師淮之義勇統制為身自固而未聞有撫循
之道他如雄邊武定之軍牛社義甲之卒往往自沿淮清野

之後不能不生棄淮之疑是所以料集民兵者尤當爲深長思也

禦邊當集民兵○今必明諭制閫厚撫邊民之豪傑之能倡忠義者旌之武健之能効勳力者賞之負鋤挺挾弓矢以避寇於山澤之中者多方而招納之其他流離轉徙者隨寓廩給其強壯之人剌爲沿邊之戍由襄蜀而來者戍襄蜀由兩淮而來者戍兩淮則人無去心家有固志雖魯國之童子猶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而況於強有力者乎愚故爲禦邊之計莫急於集民兵者此也

民兵當加優恤○兵興以來江淮襄蜀之民非復前日之民矣夫耕而耘婦績而織盡心力竭膏血以養列營坐食之卒

將以冀其室家之安也及其有警留不得以自衛荷戈戟裹餱糧或控扼於津要或負戴於道路兵所憚爲民則先之兵所苟免民則罹之至於民兵義勇識地利習戰鬬固非官軍之脆弱者比遂謂從戰鮮加優恤勝敵則莫與言功死敵則恩賞不及民心搖搖怨憤日形烏可不思其故耶

生意類編良民黠民之異○然今之世有所謂良民者有所謂黠民者仰事俯育繩業其身出作入息規矩其步此良民也摴蒱飲酒不顧身體好勇鬬狠以危父母此黠民也良民者固不抑而爲兵而黠民者豈不可轉而爲兵耶自今以往鄉里之有黠民者不加以刑不治以罪因其爲非筆之軍籍使之勇於鄉者勇於國待死於家者求生於邊一舉而兩得

之豈不美哉昔漢高祖定天下之初被堅執銳非無人也而販繒屠狗之夫雲合烏集寄食受金之徒鳶飛魚躍卒之滅趙破燕顛秦蹶項皆此徒力也狂瞽之言姑以對明問不識執事然之否

募兵實則害民○雖然愚猶有遺論敢併爲執事陳之鳥以山爲歸魚以淵爲歸生於田里者以田里爲歸閭有樵夫野叟龐眉皓首曾不一到州縣況肯銳然爲兵邪邇者密院以募兵之事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尉文移星火勢不容緩而奸胥猾吏並緣爲欺貧夫窶人則掠之行商坐賈則劫之甚至脅從良家子弟而去有財者計囑而幸免無財者抱恨而受害官司不欲問里正不敢呵名曰募兵實則害民吁此

何等氣象而可施於聖明之朝邪昔晁錯言徙民實邊之策有曰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今日召募民兵捍禦邊患非平時素有以結其心則緩急何能以得其用請自今以往作之以義感之以恩毋爲一切驅脅失人心之事則緩急庶乎其可恃也草茅迂闊之論未審執事然之否

故事源流

經傳纂言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語 劉蕡曰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間農事而修武備保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賢良策

歷代事實 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七書問對殷周立司馬

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前漢刑法志）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周禮）齊管子作內政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爲軍（國語）漢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騎戰陳年五十六乃得免爲民就田里（漢儀注）馮唐對文帝曰士卒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本傳）唐府兵之制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兵志）

皇朝典彙 真宗咸平初始詔籍河北民爲強壯四年詔陝西家出一丁號保毅軍至景德元年簡集成四十指揮 祥符

間詔河北強壯每歲十月至正月召集教閱以爲常　仁宗康定元年吳遵路建議復民兵於是籍河東鄉丁備邊仍下法於諸路既康定間知制誥王拱辰使契丹還言見河北父老云契丹不畏官軍而畏土丁蓋天資勇悍鄉閭之地人自爲戰不費粮草坐得勁兵宜速加招募而訓練之　英宗治平元年韓琦建議刺陝西百姓爲義勇司馬光極言其不可琦竟刺之得二十餘萬其後十年運粮戍邊率以爲常　神宗時王安石創爲保甲之法令民自置弓箭又自辦錢粮起鋪屋是時五路義勇皆改爲保甲至元祐罷之　高宗紹興初王庶知興元兼利州路安撫籍諸縣良家子弟號曰義士日閱于縣月閱于州有兵二十萬其後紹興二十二年張輔

世官利路義士就令土豪領之多率欽邀求役無虛月望放歸農韓絳與四年承楚秦州水寨民兵邀擊賊馬上曰淮甸遺民乃能力奮忠義不忘國家並與放十年租稅及科數差役仍又撥錢粮以助之繫年錄 孝宗淳熙十一年上曰卻是鄉將于民兵無養兵之費有養兵之實緩急亦可用聖政

宋臣論建 田況上仁宗曰蕃落廣銳精武保捷皆是土兵才力伉健武藝精強戰鬭常為士卒先是昊賊擾邊以來惟土兵踴躍志在爭功其如請給甚微不及東兵之下者請遇特支比常優加其數或別定南郊賞例以激其心則其立功不在東軍之後矣 韓琦奏英宗曰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為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至薄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

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繫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

[illegible]東坡云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爲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息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

之兵者　李太伯云夫設鄉軍以自衛前哲之意深矣竊觀
近世鄉無軍自人不知武事家不藏兵器寇賊之來則以袒
裼之軀設餌於虎口故鄉軍之名不可不察也論兵　陳止齋
云欲富國者常患財少欲强兵者常患兵少豐財在於省兵
而國勢不立增兵在於募卒而廪給不充二者立國之通患
也今欲卒不增而廪不加而獲盡兵之利其集沿邊之民而
勉以爵賞歟夫塞下之民非他比也耳熟鉦鼓目稔金革男
子擁刃女子彎弧三尺之童以介冑爲樂非其性異人也習
俗使然也昔漢用兵於羌胡矣乃以金城隴西天水安定上
郡北地六郡良家子爲騎士以其俗迫西羌故高尚勇力而
戰備爲習也唐嘗用兵於淮蔡矣議者欲以陳許安康汝壽

六郡之民充召募以其居接賊境故習於戰鬬識寇之淺深也是則選民之可用與内地不侔自古而然

民兵二　以不可驅脅立說

集題古者兵民合爲一後世兵民分爲二既二而不可復分矯而正之不過籍民爲兵而已淝水之捷本於三州人丁山東之雄本於澤潞義丁而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則南詔吐蕃駢首俟命此籍農爲兵之效也然其弊也爲民者曰吾自蚕而衣自耕而食彼之衣食於官爲正兵者而吾與均其勞未克有愁恨歎息者固不若寓農於兵之爲愈也爲兵者曰彼爲民我爲兵凡爲是攻守之具皆所以衛民也彼不衣我食我而使躬執其勞必有悍然不用命者

矣又不若寓兵於農之爲無後悔也嗚呼安得有周官麟趾之意而行周家之法度者哉

案語 吾嘗觀晁錯言募民實邊之策於漢文帝之世有曰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則知今日之民兵其所以待之者不可不厚也是必室廬以奠其居衣廩以饒其用官兵以爲其援彼其田疇之愛護妻子之保恤有警力爭效死勿去者非以德上欲全骨肉而利其財也使其回視郤顧室如垂罄野無青草妻孥無所憂廩窖無所蓄一身萍梗何恤而不棄甲何欲而冒白刃哉

夫河東河北強壯之名自五代時瀛霸諸州恃以雄壯國勢至景德間以其明効於前代遂亦籍民而爲之人以五百而

為指揮射極至精而為校長此強壯之集本民兵也陝西保毅之名自咸平間詔陝西家出一丁號為保毅自給資糧戍同禁旅旣主之以轉運遂撫之以六萬八千之衆簡閱旣精義勇可用此保毅之集亦民兵也至後元昊陸梁禁兵皆西州郡單弱莫備不虞強壯保毅之外復簡弓手之兵亦一時不得已之計此弓手亦皆民兵也

為今之計莫若下方紙之詔曰宋德當天卜世萬億虜罪滔天亡不及夕凡爾聚廬托處之民各起捐軀報國之忠奮天戈於沙漠之外探虎穴於瀚海之陬功大者刻之鼎彝功小者重以爵祿朕言不易爾其聽之是詔也朔發九重暮達四海聲動於霆震之時谷應於鍾鳴之後懦者立畏者勇退縮

者奮發偷惰者精銳揚眉裂背嵩華不吾壓也忠肝義膽千
駟不吾免也不戰則已戰必勝不攻則已攻必取此正如韓
淮陰驅市人而戰趙壁不旋踵而空也鄧廣平得百姓之附
天下可傳檄而定也不教而戰又何煩執事再三之慮哉
吁灞上三章父老感泣奉天一詔吏卒歡呼人心孰無忠義
有以仁義之說倡之則民皆兵也兵皆勁卒也然則為仁義
之倡者誰歟秉麾建節者責也涇原流離之民吳武安招之
而成散關之勝王權散亂之卒虞舍人用之而奏采石之功
愚敢以此為今日勉

事實 漢高祖為沛公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收沛
子弟得三千人（本紀）本朝太祖乾德元年遣使九人選關西鄉

兵赴慶州　開寶七年十二月益募民為兵民以財及粟獻者官爵之雍熙二年上因邊民驍勇者競團結以禦虜聞而嘉之曰此等生長邊陲閑習戰鬭若明立賞格必大有應募者乃下詔邊民有能糾合應援王師者資以粮食假以兵甲擒虜中酋豪者隨職名高下補書陛四年上以契丹頻寇將大發兵討之遣使往河南北諸州募丁壯為義軍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